到这太原山区,每次看见它,就想起你们送别我们的情景。你们每个人的特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之间的兄弟感情、革命的战斗友谊,永远铭记在我心上。"他的字字真情让我动容。之后他又有过几次信件,后因我毕业分配至国防科委8023部队,根据保密要求,中断了和他的联系。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我见到

了返校的阮红日同学,他本人在河内大学 教书,当年他是越南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 一位。回想起同学习、同生活的那些岁 月,感到很亲切,他说起陈德河同学回国 不久,就在美军的一次轰炸中牺牲了,令 人惋惜。

岁月荏苒,一眨眼竟是半个多世纪前 的往事了,但却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2022年11月

## 我和三位越南留学生

○钱家骊(1953届电机)

1964年,有三位越南留学生编在 1966届高压电器专业,因为属于我的专 业管理范围,所以和他们接触较多。我们 经常在一起聊天,我还向他们学了几句越 南语。

三位越南同学是阮高盛、阮友宁和黄 玉泰。阮高盛是他们三个的负责人,各种 事情都是他出面。他的外貌一看就是越南 人,他总是面带微笑,但微笑中总带着些 严肃,我估计他将来应是个干部。阮友宁 生得白白的,和一般越南人不同,他话很 少,但总带着十分真诚的微笑。黄玉泰一 眼看去完全像中国江南人,他很聪明,学 习也最好。

当年暑假,高61班要去沈阳高压开关 厂实习。厂里对此十分重视,在生活方面 特别照顾,专门拨了一座二层小白楼供我 们住宿。我们三位老师吉嘉琴、陈才敏和 我以及几位陪留学生的同学也就同住了。 这样,我们不止在学习方面,在生活上和 留学生们也就更亲密了。他们要老师唱 歌,陈才敏就唱了个儿歌《两只老虎》, 我和阮高盛下陆军战棋,学生秦财水做裁 判,结果1比1,打了个平手。

后来,学校提出教学要"少而精", 我开的"高压电器"课就删去了几节课。 这时,阮高盛找到我,说根据他们上级的 意见,他们不要"少而精"而是要"多而 精"。我只好把原来删去的几堂课专门 给他们三个人讲了。1965年秋季开学,我 报名参加"四清"运动,以后又是"文 革",他们也提前离校,我没能欢送他 们,有些遗憾。

以后中越交恶,我有些担心他们是否会被当作亲中派受到不公的待遇。直到"文革"结束后几年的一天,阮高盛突然来清华访问,老师们知道后都十分高兴。我们问了他这些年的情况,知道他并非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当了干部,而是当了高压电器研究所的工程师,研究生产避雷器等产品。他送给我一本他们研究所的产品说明书,但印刷得十分粗糙。我特意问他,

## □ 我与清华

另外两位学生阮友宁、黄玉泰的情况,但他躲开话题,避而不谈。我知道高压另一位越南同学陈德河是死于美军轰炸,这个是明确地告知我了。而阮、黄二人属于哪种情况呢?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不久后, 高压专业越南留学生年纪最

小的阮红目同学又来访问清华,他和老师们回忆过去,谈笑风生。但我再次提起阮友宁和黄玉泰两位同学时,竟又被转换了话题。阮、黄二位同学的音容笑貌我至今难忘,他们的情况怎样,这可能是我终身的疑问了!

## 一段有关中越友好情谊的回忆

○吴维韩(1953届电机)

近日,钱家骊老师发给我他和张景玺 同学分别写的关于越南留学生的文章,引 起了我的回忆,也愿将和越南留学生接触 的情况写出来。

广州电器研究所对留学生的实习非常重视,作了精心准备和安排,到各科室去,都由主要负责人及科研人员讲解指导,内容上没有保留。这种情况我在其他地方带实习时很少见到。在我印象中,越南留学生学习很努力,认真作笔记,包括晚上也不休息,生活作风优良,只是比较

严肃一些。

研究所领导对留学生非常关心,在快结束时,所领导专门选择在广州中华老字号陶陶居点心店聚会,招待留学生和中国陪同同学。我们被告知,包括鲁迅、巴金等名人都光临过这里。所领导、留学生和陪同同学都发了言,谈了实习收获,畅谈中越友谊。所领导还表示,欢迎留学生回国后,有机会的时候再来研究所访问,留学生听了表示十分高兴。

除了在研究所实习外,还组织他们到 广州郊区的一个雷电观察站去参观访问, 这也是考虑到广东省和越南同处雷电高发 区,访问能对留学生将来的工作有好处。 观察站是武汉高压研究所专门在广州设 立的,站主要负责人是我校电机系1960届 校友朱家骝。他精心准备,给留学生讲了 课,我还记得,访问前我先后去了两次和 他讨论讲课内容,足见他对母校留学生培 养的支持。他没有任何保留地介绍了雷电 观察的原理并展示了所用仪器和设备。

写出这段回忆,衷心希望随着中越 友谊发展,能够听到这些越南留学生的 消息。